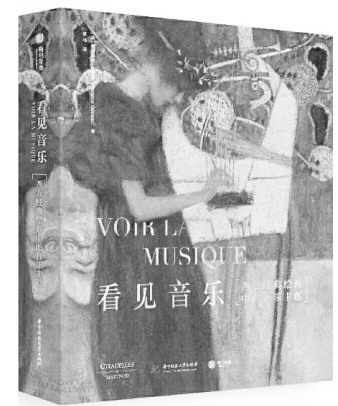


绘画中的音乐

王海宁

提示 绘画一度因为依赖于视觉,重于模仿,被视为机械的艺术。这当然是偏见。事实上在视觉艺术中从未缺少对音乐领域的描绘,而音乐的旋律中永远有缤纷的视觉想象。音乐在录制技术出现之前,是用视觉保存下来的。《看见音乐》收录了300多幅珍贵的画作,将16至20世纪西方音乐和绘画发展巧妙地结合起来,梳理了在视觉艺术中音乐主题的嬗变与共鸣,借此,读者有机会穿越时空,用视觉了解音乐,从而更深刻地理解音乐和绘画对人精神世界的永恒抚慰。



在孩子人均三个课外班的今天,没人妄议美术和音乐哪个艺术形式更高级。但在中世纪,这是西方的哲学家、理论家、画家、音乐家争论不休的话题。全能型人才达·芬奇雄辩地证明了绘画艺术的知识性和理性,以及美术对人内心的探究

能力。而每一位音乐家,都在努力让音色去调配情感的色卡。事实上,在视觉艺术中从未缺少对音乐领域的描绘,而音乐的旋律中永远有缤纷的视觉想象。“视觉盛宴”一词早已泛滥,但用来形容《看见音乐》一书绝不为过。书中333张西方经典绘画,基本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又有不同重点和交叉,如同三明治般呈现了美术史流派风格发展历程,也展现了音乐在不同时期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和功能。

值得一提的是,《看见音乐》的装帧和印刷极其精美,能让读者看到在印刷品中难得一见的艺术品质感。通常绘画作品的颜料堆积带来的体积感、笔触在成为印刷品后,就会彻底消失,损失原作重要的特点和韵味,而在《看见音乐》中,许多重要作品中阴影部分的细节,不同媒材肌理的光、影、厚度、笔触都得以清晰展示,虽不能说毫发毕现,但也是难得的还原。这是一本用视觉引发触觉的冲动,最终阐释听觉想象魅力的跨界艺术史。

礼赞与膜拜

在人类的童年时期,神话故事里健硕而完美的神灵,不仅掌管着人间的四季轮回,风调雨顺,还将智慧与勇敢赐予大众,诸神常常被描绘成善于歌咏、弹奏乐器,并且沉浸于此的完美化身。大量表现诸神之间的争斗、飨宴、游戏的绘画中,总有乐器出现,暗示诸神降临,仙乐飘飘,天上人间。

在西方早期7种人文学科的分类中,音乐被划分到数学科学、算术、几何学以及天文学当中,这7种学科常被画家描绘成由7位女神掌管,并各自手持一样代表本学科的器物,而不管画家如何安排这7位女神的位次与出场背景以及形象,永远会有一位女神手执竖琴

演奏象征着音乐,而通常这位女神身边会有一个孩童——在很久以前,人们就已经意识到音乐对儿童启蒙的重要性与独特性。

在一些作品中,诸神还会因为谁更擅长某种乐器而争斗、嫉妒、杀戮、惩罚,这暗示着擅长乐器始终是一种宝贵而稀少的才能,无论谁拥有都是一种神秘而珍贵的祝福。

里拉琴、笛子、管风琴、琉特琴这些古乐器,在蓝天白云、密林茂溪之间,回响着远古的智慧泛音。

安逸与享乐

音乐有着重要的物质性。享受和学习音乐需要充裕的经济基础的教育和不错的心情。当画家开始描绘凡世人生,音乐成为展现富裕美好生活风俗画的母题。

贵妇名媛端坐在华丽帷幔中操弄乐器,手持乐谱,暗示自己的艺术修养与美貌出身一样高贵无比。庄重森严的贵族之家,一人一件精美乐器合奏的肖像,用来证明家庭是其乐融融的诗礼之族;音乐课上穿着富丽的女学生和英俊的男音乐教师共同演奏暧昧的情歌,透露出复杂的情愫。音乐在任何一种场合,都是一种不动声色的暗示,不着痕迹的布景,无须语言的倾诉。

《看见音乐》还展示了许多传统“虚空”主题的静物画,乐器会与珠宝、美酒、沙漏、骷髅摆放在一起,代表时光易逝,繁华享乐脆弱,但从画家细致的刻画中,我们还是能感受画家对于制作精美的乐器的暗自赞叹与喜爱。

抚慰和叛逆

被放逐的罪人、殉难的圣徒、发疯的国王、落寞的街头歌手、严肃而专注的音乐家、包厢里屏声静气入迷的观众,《看见音乐》里

所有人都沉浸在我们听不到的音乐中。

我们从画中他们深陷眼眶里的泪水、微微张开的嘴巴、疲惫松弛的双手,凝神盯着乐谱的眼神,夸张演奏的姿态,看到了他们被音乐抓住的灵魂。

而到了近代,绘画中的音乐家,也由戴假发套的宫廷乐师变成了自信骄傲的独立音乐家。听众由华丽音乐厅里的王公贵族,变成了露天花园舞会的普通人众。马奈、莫奈、塞尚、雷诺阿,他们和德彪西、拉威尔一起瓦解着艺术殿堂外墙的藩篱。

音乐走向民间,画家也在走出沙龙。精英知识分子围坐在李斯特的钢琴旁被催眠,舒伯特在朋友圈子里被追捧,酒馆的歌女在高歌,印象派画家在画室里演奏大提琴,巴黎街头为庆祝法国大革命胜利搭起了舞台,音乐家和画家正在并肩远离富丽堂皇的成功,庄严的神殿,贵族的宅邸。

画家已经不再执着于逼真,不再执着于画室里拘谨的完成,他们在户外用颜色玩起了游戏,而音乐的调性和结构正在瓦解。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生活的调味剂,而是时代洪流中的强音,是心灵背弃传统的自由。

解构与表达

渐渐地我们看不到音乐家、乐器、剧院,我们甚至辨认不出一个完整具体的形象。只有色彩、形状、线条,我们感到空间的韵律,看到色彩的和弦。

毕加索开始了多视角,蒙德里安开始少量元素的无限排列组合,夏加尔的人物如同梦游颠三倒四,克利开始用色彩阐释和弦,而更高的人物已经随着音乐在天地间盘起舞。

勋伯格彻底抛弃了调性,开始12音律的创作。爵士乐切分音,摇摆的节奏,突然的重音刺破

传统精英的耳膜。而画家开始用实验的技法描绘传统的巴赫。观者在看似杂乱却均衡的色彩中,感受巴赫的赋格与平均律——你也许只模糊感受到某种情绪,就像你听德彪西,主题动机不再明显和反复,你只是感受到了氛围。

令人眩晕的满墙色滴,常令观赏者喃喃自语“我看到了什么”,就像新世纪实验音乐的听众在一片静默中努力地感受自己的心跳。

画家和音乐家都大步离开传统,他们走得比所有人想象的都快。《看见音乐》作者弗洛朗斯·热特罗,是欧洲科学院院士,既是美术史学家也是音乐学家,她用一本大部头的书,严谨而广博地探讨了绘画与音乐的交叉地带发生的可能性。此书选取的绘画作品遍及欧美各大博物馆,时间跨越2000多年,但即使如此,她也谦虚地承认选取并不完整也不能算是客观,只能是作为观察两种艺术在漫长历史中不断交汇和彼此影响的一种新角度。

西方音乐从宗教教堂走向剧场街头直到变成每个人手机里的二进制代码,曲风从赞美诗到巴赫的古典平均律走到了今天流行摇滚说唱与新世纪。而美术画布上从描绘诸神到去掉光环记录的人间万象,到笔意草草的印象派,再到只有色彩和线条形状的抽象韵律和结构——音乐和绘画如同人类智慧大陆板块上两条并行的河流,方向脉络与流速总是亦步亦趋,齐头并进。

在短视频几乎全面攻占了人们的视觉和听觉之后,我们对音乐和绘画这两种古老艺术形式有什么样的期待?这两种艺术形式在新的媒介传播中是会逐渐式微?还是重新发芽?每一代艺术家,在新的洪流到来之前都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不管有没有答案,音乐与绘画都会照亮人类历史的年轮。

袁枚谈读书

刘诚龙

袁枚说过一个读书故事,说的是有个老学究,夜行乡间小路,星月皆隐,时不时几点萤火,忽明忽灭,埋头走路间,忽见一人影影绰绰在前面走,老学究抵近瞧去:这不是死了好多年的阿明吗?老学究胆子挺大的,问鬼何往,鬼曰:“吾为冥吏,至南村有所勾摄,适同路耳。”

人鬼结伴而行。行至一间茅屋,鬼吏突然对老学究说“此文士庐也,不可往”。噢,怪了,你如何知道这间茅棚里住了一位大学士?鬼说:人啊,白天忙得天昏地暗,人的精神涣散;到了夜晚,人睡着了,什么念头都不乱生,人的精神便归于一处,书读得好的,就在脑顶上大放光,“字字皆吐光芒,自百窍出,其光缥缈纷纷,灿如锦绣”。

读书会让人自放光芒?说着说着,快到了老学究家,老学究好奇,指着自家屋宇问鬼吏:睡中光芒若何?这个屋

主人啊,别让我说好不。老学究鼓劲,但说无妨。好吧,我就说了:见君胸中高头讲章一部,墨卷五六百篇,策论三四十篇,字字化为黑烟,笼罩屋上。诸生诵读之声,如在浓雾中,实未见光芒。

袁枚这里的鬼故事,更可以当寓言来读。老学究读书少吗?不少。环榭皆书也,环床皆书也,环桌皆书也,埋在书籍中,如理在书山里。然则,他读那么多书,不是黑云压城,便是浓雾锁乡,读书几十年,胸无点墨,心无所悟,不是乌烟瘴气,便是乌七八糟,全无读书人该有的元神朗澈,精神明亮。

明朝谢肇淛曾经谈到,读书人有三病,第一病是:“浮慕时名,徒为架上观美,牙签锦轴,装潢炫耀,驷马之外,一切不知。”买了新房,宽宽展展,二三百平方米,盘盘焉,围围焉,蜂房水涡,怎么着也有套房六七八间,有些人要做装

饰用,以示风雅,专辟书房。书房有了,书也花钱买了,买的都是精装书,可是一本也没读过。

谢肇淛说读书人第二病是:“广收远括,毕尽心力,但图多蓄,不事讨论,徒污灰尘,半束高阁,谓之书肆可也。”第二病跟第一病类似,都是求书多,舍得投资购书,稍有不同者,他书还是读的,并不全然当摆设,只是一个人读啊读,从不与人交流,从不与人讨论,不把所学用于生活与社会。书读完,就完,完后把书藏诸高柜,锁起来,让书当灰尘萎于。

谢肇淛说读书人第三病是:“博学多识,矻矻穷年,而慧根短浅,难以自运,记诵如流,寸觚展展。”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知道分子。天文地理,化学物理,医护生理,天南地北,无所不知,古今中外,无所不侃。没有他所不知道的,却有一样不知道:您对此事怎么看

呢?知识有一万,见识无万一。

读书三病,其实是一病:无思。一个是根本不读,自然零思考;一个是读是读了一点,读后就扔,读之十,思之一,也接近零思考;一个是读了很多书,并不融会贯通,并不与实际挂钩,他之读书,纯粹是为了去吹牛皮,去卖弄知识,去赢得博学之名,纵使有一二思,依然是离及格性的思考相去甚远。

袁枚谈读书,与谢肇淛谈读书,两人从不同角度证明:读了那么多书,什么观点都提不出,什么见识都贡献不了,白读了。

袁枚说,读书有光芒,光芒有等差。思考,一者是思考,读一本书,读完后,要合卷想一想,这就是思考。然后,是思辨;比思辨更高层次的是思想,树立自己独特的观点,更进一步是建立系统化的理论体系。

从黄河溯源中华文明

曲宏

提示 早在五六千年前,黄河中下游就迎来了文明的曙光。在《黄河与中华文明》中,作者葛剑雄从黄河源头追溯,站在时空高位,向我们展示了黄河的自然风貌,详述了沙与人的互动关系,黄河变迁与各民族融合的恢宏历史,进而对黄河与中华文明的相互塑造做了既深刻又通俗的剖析。

以历史地理的视角来认知黄河

中国地理历史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谭其骧说过:“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性质而言虽然属于地理科学,但就其方法而言,却既不能说只需要运用地理学的方法,也不能说要以地理的方法为主,至少应该说运用历史学的重要性不下于运用地理学的方法。”

文物、文字、人口变迁、经济、种族、政权状况的分布等史实都

是见证。比如,“中国”的概念是不确定的,是不断扩大的。作者采用了大量物证。1963年,陕西省宝鸡市发现一个形似“亚”字的青铜器。1975年,青铜器专家马承源在全国收集的100件文物中慧眼识珠,让人除锈后让122字的铭文重见天日,并命其为“何尊”,日后“何尊”成为首批禁止出国(境)的64件文物之一。它之所以如此珍贵,在于它的铭文中出现的“中国”两个字是迄今为止找到的最早实证。

我国最早文字——甲骨文说明商朝的文献大致可信。商人在取代夏人之前就生活在黄河流域,以后的统治区也主要在黄河流域。春秋战国时期,主要的政治舞台是在“中国”,即中原,具体就是黄河中下游交接一带。

如果你没去过宁夏,就不会明白“天下黄河富宁夏”的含义。银川平原引用黄河水自流灌溉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今天在唐渠、汉延等千渠中的黄河水缓慢流淌,每年以数十亿立方米的水量滋养这一方水土。宁夏水稻种植在宋代就很发达,因而早有“塞上江南”之称。

宋江等108位好汉聚啸的“八百里梁山泊”的绝妙环境,也是因为

在宋朝发生了两次黄河决口洪水大量注入而形成的。明朝中后期黄河长期由淮河入海,梁山泊失去了黄河水源,到清朝康熙初年,这里就完全变成了陆地,“水泊梁山”的遗迹就“一溪一泉不可得”了。

紧扣黄河与文明互动关系主线做深度解答

葛剑雄对黄河是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他把黄河与中华文明这两条线索交融在一起。在讲解黄河为什么在东汉以后曾出现八百年的安流时,他借用了谭其骧的观点,是因为中游地区由农业变牧业,很多土地恢复为牧区,或荒荒了,这样水土就流失得相当轻微。他在研究黄河时,也看到了其他河流对黄河的影响,比如,南北大运河造成黄河与海河、淮河之间的影响。原来海河水系都是分流入海,但曹操挖人工运河,导致流入海。清朝运河堵塞黄河,实际上是为了解运的水量充沛以便航运。

为什么黄河是“母亲河”?黄河和中华民族端有怎样的关系?黄河的独特面貌是怎样形成的?人类是如何治理黄河的?作者用深入浅出的讲解回答了上述问题。

他不仅仅用历史资料,还有自己的野外考察所得,同时运用许多数据、专业地图,将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起来,将高深的理论知识化作浅显的语言。比如,在讲述“黄河——中国的母亲”时,从汉代的“四渎”之宗到最近公布的中华民族探源工程的结论,从中国境内旧石器时代的遗址一半分布在黄河流域到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农业文明,从“何尊”铭文到甲骨文,从夏商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到“关东出相,关西出将”的说法,大量历史事实证明,黄河曾经哺育了中华儿女的大部分先民。

从地理和人口角度探寻中华文明

葛剑雄从自然地理、人口迁徙等方面探寻文明的成因。黄河中游以下都是黄土高原或黄土冲积的平原,这片大面积的黄土地容易开发,利于农业生产。三四千年前的黄河流域气候温和,降水量比较丰富。黄河文明因而以农业为经济基础而发展起来。

葛剑雄是人口史和移民史方面的研究专家,作者大篇幅详述黄河流域的历代人口大迁徙。早

在秦统一六国后,黄河流域就开始了开拓与移民。经过西汉200年的发展,黄河流域的经济、文化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全国6000万的人口,约70%分布在黄河流域,就经济实力而言,黄河流域在全国所占比例还不止70%。

黄河流域曾是多民族杂居,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共处的地区,但到秦始皇时,自河套以下的黄河流域都已经成为诸夏(华夏)的聚居区。从西汉开始,一方面,统治黄河流域的绝大部分中原王朝将大量的非华夏人口迁入;同时,北方游牧民族用武力向中原推进,取代汉族统治者成为黄河流域的主人。可无论哪一种方式,都是以非华夏族融合在华夏(汉族)之中而告终。以至于历史上出现过的少数民族,如匈奴乌桓人、鲜卑人在唐朝时作为一个民族就已不存在了;而明朝建立后,契丹人、党项人、女真人等也逐渐失去了自己的民族身份,汉族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

从自然地理到人文历史,从黄河到中华文明,作者没有铺陈过多,以黄河地理和中华民族源远流长融合史两条脉络,深入浅出地告诉我们:五千年来,黄河文明是怎样一步步演变为中华文明的。

■聊书

总会有种辽阔环绕你

丁春凌

时不时就有人问我:你真喜欢看书?别问,问我就哭。其实,看书时,总会有一种辽阔,环绕在我左右,如风吹麦浪。你信吗?这半杯鸡汤,我干了,你随意。

●《知道》

1月10日,著名出版人、前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沈昌文先生清晨在睡梦中离世,享年90岁。

出版界洒脱又有趣的人,着实不多,先生算一个。沈昌文生于1931年,上海人,人称沈公。他主编的《读书》杂志汇集了中国文化界一批忠实读者,并影响了一代代知识分子。《知道》不到200页,算是沈公的人生经历。对于三联的老读者来说,看完这本书,你可以知道不少名头响亮的书籍出版的“料”。在书里,沈公不回避自己在银楼当过打工仔,民办新闻专科学校肄业,也大方承认自己为考入人民出版社,有过取巧历史,甚至在大时代下,为了苟活的检举行为,都说了出来,殊为难得!

看书时,我经常会被这个老头儿逗得必须放下书,消化消化才能接着往下看,多宏大的事情,多琐碎的心绪,都已成了过往。他活得如此积极又可亲。这个沈公练气功的事儿感受下——

有次我去Google网站查一下自己,一查之下我很紧张,这个网站上有关“沈昌文”的条目里,四分之三的内容是气功。我想,它怎么知道我练过气功?原来是有一个叫“沈昌”的人,是练外功的,号称“沈昌气功”。他说自己能对茶叶发功,然后就高价卖他发过功的茶叶赚钱。后来他坐牢了。他出了一本书,叫《沈昌文选》,意思是沈昌其人的文选,可是Google网站把“沈昌”的种种功绩都算到我沈昌文头上了。既然如此,我就把这个“沈昌”出的书都买来了。

这个有大智慧的老头儿,能业余学会英语、俄语、日语,甚至粗通西班牙文和波兰文等10种语言。看完活到老学到老的劲头,此后,怕是没谁了。这能到老的书,一直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想清楚了。哎呀!真是的,若是没有先生的书,咋办哪!

●《巴黎烧了吗》

瞅一眼书名,我马上想到2019年巴黎圣母院那场大火。当时,浓烟滚滚的塔楼,牵动人心。“巴黎烧了吗?”这句话是希特勒砸着狼穴的桌子说的,1944年的8月23日。怎么是砸,而不是捣呢?我猜,二战后期的希特勒生气时,已经没力气用手捣桌子,只能抡锤子砸,用以表达自己的恼火了。所以,他桌子上总放个锤子。不知道那把锤子,是不是也砸过他身边的人,这本书里没交代。

问那句话前,盟军已成功登陆诺曼底,正在合围巴黎。在希特勒眼里,如果巴黎失守,德军将一泻千里。所以,他临时派上将肖尔铁茨去坐镇巴黎。为啥要派肖尔铁茨去呢?因为他特别听话。他是进攻荷兰的第一个德国军官。在荷兰那场闪电战中,鹿特丹的市中心最终化为瓦砾。在围攻塞瓦斯托波尔时,肖尔铁茨强迫苏联战俘搬炮弹炸毁他们的家园。肖尔铁茨也因此获得了“毁灭城市专家”的称号。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人曾经把塞瓦斯托波尔和鹿特丹轰得粉碎的德军上将,在那个溽热的8月里,却一再违抗希特勒将巴黎夷为平地的命令,尽一切可能约束自己的手下,避免大范围交火,硬是拖延了宝贵的3天时间,1944年8月24日晚,巴黎没费什么枪炮,就被解放了,肖尔铁茨成了俘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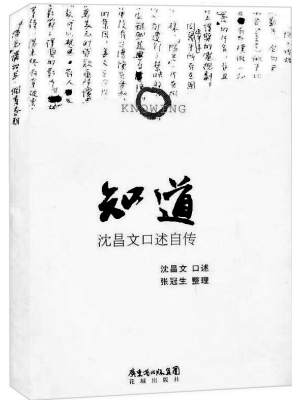
事实上,在肖尔铁茨被派往巴黎前,希特勒刚刚出台了“连坐法”。我翻遍全书,没找到证据说这部啰哩新的“法”,是不是专为肖尔铁茨连夜赶出来的,但是肖尔铁茨来巴黎前,在和媳妇及自己3个半大孩子告别时,我看出了一家人的悲情。

《巴黎烧了吗》里的每句话,每个细节,都有据可查。书的两位作者是我的同行,他俩采访了上至艾森豪威尔、戴高乐高级助手,肖尔铁茨,下至普通士兵、百姓等800多人,一笔一画地展现了巴黎人在最绝望、最黑暗时刻的生存状态,像部纪录片。

说回来,虽然《巴黎烧了吗》写得紧张跌宕,可是我最爱看的,依旧是书中描写肖尔铁茨的段落。一个忠诚于希特勒的上将,履行军人的职责,早就写进了他的基因里。荣军院地下室埋了两吨炸药,巴黎圣母院的地窖里埋了三吨……自己的老婆孩子都掐在希特勒手里,可他就是不下令毁坏人类的伟大文明。那3天,他经历的内心缠斗,一定是咱们无法想象的。

人性深处,还真是幽微!

●《知道》



●《巴黎烧了吗》

